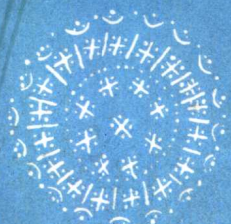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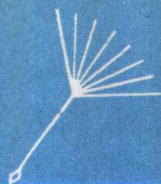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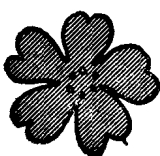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和语文教学

刘国正 主编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---

# 我和语文教学

---

· 主 编 ·

刘国正

---

· 编 者 ·

陈金明 张定远 张鸿苓

---

# 我和语文教学

主编 刘国正

编者 陈金明 张定远 张鸿苓

\*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

\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1 字数 330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1,300

书号 7012·0774 定价 2.25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读稿漫想(代序).....              | 刘国正(1)   |
| 语文教学的回顾.....               | 于满川(4)   |
| 我深深地爱.....                 | 于 漪(16)  |
|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.....     | 叶圣陶(33)  |
| 我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三阶段.....       | 叶苍岑(45)  |
| 从社会需要看语文教学.....            | 江山野(58)  |
| 语文教师的心里话.....              | 吕叔湘(72)  |
| 从“语文是工具”谈起.....            | 刘国盈(74)  |
| 关于中学语文教员工作的回忆.....         | 向锦江(85)  |
| 语文教学回顾三题.....              | 何以聪(102) |
| 三十多年来我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的主要意见..... | 辛安亭(112) |
| 语文分科教学回忆.....              | 张毕来(125) |
| 语文学科必须明确两个“基本”.....        | 张传宗(154) |
| 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.....            | 张志公(167) |
| 学习·教学·编辑.....              | 张寿康(180) |
| 从学语文到教语文.....              | 张枋之(194) |
| 鳞爪拾遗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张孝纯(208) |
| 鉴往察来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张隆华(222) |
| 教语文要教会学生读书.....            | 陈哲文(235) |
| 引导入情, 启发析情.....            | 时雁行(248) |
| 此地真高境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沈衡仲(25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谈谈语文教学的几种关系····· | 罗大同(268) |
|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·····    | 林炜彤(287) |
| 教学生涯六十年·····     | 闻国新(311) |
| 六十多年关系中的感想·····  | 徐中玉(326) |
| 对语文教材的一些认识·····  | 黄光硕(341) |
| 碧波深处有珍奇·····     | 钱梦龙(351) |
| 回顾与探索·····       | 程力夫(365) |
| 学文杂忆·····        | 蒋仲仁(376) |
| 语文教学杂忆·····      | 曾仲珊(395) |
| 语文教学五十年·····     | 谭惟翰(408) |
| 不断探索 其乐无穷·····   | 黎见明(423) |
| 三十年与四年·····      | 颜振遥(433) |

(本目录以姓氏笔画为序)

## 读稿漫想(代序)

刘国正

一想到给这么一本聚英汇粹的书写序,心里就不免肃然,几次拿起笔又放下来;只好变个法子,随便写一点读稿时的漫想,不知道算不算是序。

翻开书,单是看目录,就已经感到美不胜收了。撰稿人有的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,有的是优秀的语文教师和语文教育研究人员,有的是语文教科书的编者。他们之中有的既是语文教育家又是文章家。他们象谈家常那样,谈自己学语文、用语文的甘苦,谈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和语文教科书编辑工作的历程和经验,谈当前语文教学的得失和改革语文教学的主张。无拘无束,不拘一格。一篇一篇读下去,仿佛闲步于苏州的园林,这一处小桥流水,那一处画阁迴廊,这一处花树葱茏,那一处竹石雅静。看了一处还想看下一处,绝不至于中途兴尽而返,我就是差不多一口气看完全书的。

大家的经历不同,主张也不尽相同,众妙纷呈,各挺异姿,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在不同之中,自然也有相同的在。文章从许多侧面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历史,是珍贵的史料,因为写的是切身经历,多是一校一班一师一生的具体情况,又是一般史料所不及的。读了这些文章,我得到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:语文教学在前进。几十年来,特别是建国以来,在我们语文教学这块荆棘丛生的土地上,有越来越多的开拓者在辛勤劳动。大家“筚路

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虽然遇到过不少坎坷，有时甚至还不免后退几步，但，总的说是一步一步向前进的。我们不满意今天语文教学的状况，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着眼未来。否定我们的成绩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这些文章记录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许多非常宝贵的见解和体验，又是当前改革语文教学的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为什么作者的“寸心”知之独确？因为作者亲历了写文章的甘苦。经验谈是最富于启示的。这些经验谈涉及的方面很广。诸如语文这门课是做什么的，教书和教人有什么关系，语文基本训练怎样进行，语文知识在教学中占怎样的地位，在教学中怎样运用启发式、怎样启迪学生的才智和增进他们的自学能力，怎样加强课外语文活动的指导，学生应该怎样学习语文，对于这许多问题，作者有的正面表述自己的体验和见解；有的只叙述亲身的经历，让读者自己从中寻求启示。

旅游，导游者的唠叨是不受欢迎的，有的人宁可随便听听松声泉韵，自由自在地散散步。我就有这样的习惯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不想充当蹩脚的导游者，复述书中谈到的经验。读者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这样会更好些。

但在阅读之际，忽然想起我上中学时的一位老师，他的教学方法很不一般，想顺便谈谈。行文至此，忽然岔开去，犯了中心不集中的大忌，但“漫想”，也就“漫”在这里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一面上课一面在课余就学于一位美术老师陈小溪先生。陈老师课余授徒，分文不取，纯然是以教为乐的。当时，有他选拔出来的十几位同学从他学画，兼学诗文的只我一个。回想起来，陈老师教诗，真正只是指点而已。开头，我在自画的一幅扇面上题了几句五言诗——自然不过是古诗的幼稚的仿制品，陈老师看了，很欣赏——自然欣赏的不是诗本身，对我说：“你可

以学学作诗，嗯！”于是，他赠给我一部吴北江先生选编的《古今诗范》，又要我自己买一部《杜诗镜铨》，这样就开始了。

陈老师只是指出来哪些篇要仔细读，要背；哪些篇只浏览一下就可以了，是很少开讲的。我只记得他讲过两首，一首是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一首是杜甫的《北征》，其余一概让我自己读。但他常常吟诵，让我静听或者跟着哼，吟诵到好句子，他就停下来，仰起脸晃晃头，说一声“好啊，嗯！”我就是在这“好啊”声中体味其中的妙处的。改我的习作，他从不加批语，只是在要害之处改一两个字，也不说为什么改，让我自己去琢磨。但他有时让我看他的作品，有时同我作一个题目，还有时，——后来我写得好些了，跟我唱和。从这中间，我得到的好处很大。陈老师在诗文方面师事吴北江先生，造诣很深。陈老师早已作古，他不慕名利，是个隐士式的人物，他的画今已很少见，他的著作可惜也都失散了。现在想想，从他的教学方法可以悟出许多道理。因为书中所述旧时代的语文教学，有学校式的，有私塾和学院式的，这种个人授徒的方式还没有，这里算是一点补充。

导游的唠叨是不受欢迎的，放电影在影片上演之前来个加片，却并不惹人讨厌。我上述的一番话算是个小小的加片。加片演完，请翻开书页，欣赏一幕又一幕引人入胜的语文史诗。

一九八四年七月，于北京。



## 语文教学的回顾

于洪川



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，可以说把几十年的时间，都用在中学语文教学上了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，大学毕业后教了十年中学（包括师范）语文，一九五一年到高校工作，又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师范院校，特别是从一九五六年起到现在一直教中学语文教学法课，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。

从事语文教学的工作，四十多个年头了，回想往事，真是甘苦备尝，感慨系之。叙述一些情况，提供一些知识，说明一些看法，对青年同志，或许会有所启发吧。因为历史的作用，在于它可供借鉴。

### 一 回忆十年(1941—1951)中学语文教学的生活

#### 1. 我为什么选择了语文教师这个工作

我不是根据马克思所说的：“在选择职业时，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，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完善。”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当了教师；也不是受到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启发：“太阳底下

再没有比它(教师)更优越的职业”而对教师产生了向往之心。

我当语文教师,说起来多少带些偶然性的,其实,在旧中国选择任何职业,都多半带有偶然性的。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,我九月离开北平,其他大学都招过生了,十一月西安临时大学(由北平师大、北平大学、北洋工学院三校组成)招生,我就考取了北平师范大学。考的时候,并未想毕业后要做教师,那时离毕业还远;同时,读师大也不一定非教书不可,因为学校既不包分配,工作要自己去找,学习时又不进行专业思想教育,谁愿做啥就做啥。以后我之所以做了教师,倒是完全自愿的。因为我感到教师工作,多少有些自由,不象其他工作必须坐办公室,时间可以自己支配;工作对象是青年学生,不必看别人脸色办事,合则留不合则去,来去可以随意些。此外,还受了一些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。那时,是有人宣传教育救国的。师大四十周年校庆,校门口有八个大字的对联,上联是:“教育救国”,下联是:“师道无疆”。由于这种原因我便走到教师队伍中来了。

教师这种工作,倒是一项有些奇怪的工作,开始时并不一定人人都感到兴味盎然,但教了几年书之后,却叫人愿意做下去,而不想离开。调查一下,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会是很多的。

## 2. 艰苦的岁月

我教中学语文十年,其中有九年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。这是最严峻也最黑暗的年代。那时教师的薪金十分微薄,物价又不断上涨,伪币日日贬值,薪水却久拖不发。一个人生活,已濒临于吃不好饿不死的境地,携家带眷的人,就不能不终日愁米苦柴,在饥饿线上挣扎了。记得一九四七年春节,去给同事拜年,他们招待我们的是苦笑的面容和豆付馅的素饺子,白皮白心白得毫无滋味,今天我还能回忆出那种伤心的味道来。过年如此,平日里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。不但这样,生病更是怕人的,家人病了,医

治要花钱，自己病了，就既无工作，又无收入，只有呼地喊天了。

这样清苦的工作，也并不稳定。还有所谓“六腊之战”在威胁着你。那时，一学期发一次聘书，一次在六月，一次在腊月。得不到聘书，就没有工作，竞争十分激烈，因而教育界给它起了个怕人的名字，叫做：“六腊之战”。我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教师，但十年之间也换了六所学校。有许多教师是一年一换学校，甚至一学期一换。平日既无积蓄，搬迁又要自费开支，失业就更为怕人，所以许多教师常是终日惶惶不安。当时，教师们都在盼望，什么时候工作能有保障，少变动，不让饭碗老是悬空跳舞，那就可以安心作一番事业了。

还有，语文教师要讲思想，讲道理，而那时是：爱国犯罪，冤狱遍于国中；告密受赏，特务横行天下。讲课是不自由的。语文教师更常被看作是危险人物。龚自珍诗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而语文教师是无法“避席”的，你不讲，学生要问。一次一位教师上课，学生问他：“世界上为什么会发生战争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因为地球长得不好。”师生哈哈一笑。但这样的回答，教师还是受到了警告，说他哗众取宠，别有用心。在山河破碎，国土沦亡的时候，不能讲真理，不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这是许多语文教师感到苦恼，也感到愤怒的事。

### 3. 严肃的工作

生活是清苦的，工作是艰辛的，但大多数语文教师，还是严肃的工作着。我也是尽心竭力想把学生教好。

为了教好学生，我是认真备课的。记得刚教书时，备课又批改作文，白天时间不够用，夜里总是睡得很迟，但还不敢一觉睡到天明，而是把桐油灯放在床边的凳子上，醒来就看看，看看再睡睡，常是一个夜晚多次醒来多次睡。深宵灯火，五更鸡声是经常的事。课文中一个问题未解决，更是旬日不安。那时没有教研组的组织，有

问题只能自己解决。记得讲《柳毅传》、《秦士录》、《梧桐雨》都遇到了一些卡人的问题。于是不停地想，不停地背，都用了好多天的时间，才得到解决。还记得每解决一个问题，那种快乐的情景，事隔四十年了，今天回忆起来，仍然感到愉快和欣慰。我教了十年中学语文，最后许多课文、注释都能背诵出来，但每次上课，还要仔细再备一两遍，改变一些讲法，补充一些材料，从不敢草率地上课。

备课时，不仅要作到自己把课文弄懂，而且考虑如何把文章讲好，使学生都听得懂，听得有兴趣，听得有收获。我象滚雪球一样，联系课文，尽量多给学生一些知识，藉以开拓他们的视野，提高他们的能力，启发他们的思维。

为了让学生听得懂，听得有兴趣，我从不用书面语言讲课。讲文言文又要忠于原文，又要通俗易懂，这是要花工夫的事；还有，上课不念稿子，也非要上课前准备得十分熟练，才能做到。

我认为学生喜欢不喜欢作文，这是重视不重视语文的表现。我对作文是严格要求，认真批改。间周作文一次，每学期作文都有八、九次（有的教师只作三、四次）。除了批改、讲评，我还很注意平时谈话。对学生既鼓励又批评，鼓励不说过头话，避免学生有飘飘然“我是天才”之感；批评考虑分寸，不伤害学生自尊心，不使学生上语文课抬不起头来。一班学生教过半年之后，我能够不看名字而认识学生的字迹。我可以不必询问而了解学生的家庭、身世、爱好和性格。作文能把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感情，紧密地联系起来。一个批语，一次讲评，一次谈话都在缩短师生间的距离。由于对学生的了解，所以学生很听语文教师的话，很多学生是愿意向语文教师讲心里话，而不向语文教师保密的。

我很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，想方设法地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。课外阅读能弥补课内教学之不足，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，还能启发他们的思想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增加他们的知识，指示他

们的前途。在介绍读物的时候，我是因人而异的，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，不同的思想水平，介绍不同的书籍。只有因材施教，才能做好这项工作。

#### 4. 语文教师高兴的事

当不喜欢语文的学生喜欢语文了，当一个学生有了进步了，语文教师的喜悦，是一种收获的喜悦。我还记得一九四一年秋我在陕南扶轮中学教书，正好赶上日全蚀。我让学生写了作文。一个学生写道：“中午才过，天就渐渐地暗下来，暗得象夜晚一样。这时，狗在惊叫，牛在狂奔，行人匆匆地跑着走。天空中央出现了几颗星星，似乎骄傲地说：你看我和太阳同时出现，我比太阳还亮。”一个学生用文言文写《旗》，文中有“风添抖擞，雨打精神”的句子，用风雨来写旗的色采，神情，很不平常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而学生作文本上的几句话，我还记忆得如此之深，可见当年批阅时的心情了。

学生的信任，是对教师莫大的安慰。记得在重庆女师教书时，有×氏两姐妹，不在我教的班上，但常让我看文章。她们的哥哥是国民党政府一位部长级的官僚，她们常向我谈她们对哥哥的不满。一九四五年秋她们不想继续读书，在她们走向革命的前夕，向我谈了她们的想法和即将前往的去处。当时，直到现在我都感到这是同志的信任。这种信任，语文教师得到的可能比其他教师要多一些。

在旧社会语文教师的工作是艰苦的，但即使在旧社会，语文教学的生活，也是有乐趣的，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常常回忆着那一段生活。

在回忆那段生活时，我才领会到夸美纽斯说的：教师的工作是最优越的职业。我才感到教师的工作是符合马克思选择职业的标准。因为教师工作既能有益于别人，又能使自己不断进步。

## 二 教学法课三十年

到今天我教中学语文教学法课，将近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教学法课的遭遇，可以说是“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”，回忆起来是叫人心酸的。

### 1. 曲折的过去

在旧中国是不大讲方法的，认为方法是雕虫小技，没人作专门研究。各行各业的学习，都是靠观察模仿，认为时间久了便“功到自然成”。“鸳鸯绣取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人”这是诗人故作神秘，倒不是有方法对谁保密，而是说这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我教中学时用的教学法，就是从我的老师的教学中学来的。那时教的文言文，讲课是把文言翻译成口语，再作些分析解释。就是叶圣陶先生批评的那样：“有些国文老师以为教学国文就是把文章一句一句讲明，而讲明就是把纸面的文句翻译成口头语言。”

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。语文课本多是语体文，当时大多数语文教师，遇到突出的困难就是不会教。因为语体文已经是口头语言了，不需要再翻译。于是有些教师便大声读一遍，再小声念一遍。这样教，学生是不感兴趣的，教师自己也是不满意的。

在学习苏联高潮的时候，“《红领巾》教学法”被介绍过来了。由于教学的需要，再加上政治形势要求“一边倒”，到一九五六年文学、汉语分科教学时，果鲁伯柯夫的《文学教学法》便风靡一时，一统天下，可以说是作到了“舆论一致”行动同一的地步。

苏联文学教学法本身虽有缺点，但有比较完整的体系，又有一定的理论根据，在当时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；有的方式方法，在今天仍在运用。由于这套方法的介绍，让我们认识到教学方法的重要，也认识到教学方法是一门应该研究的科学。

但是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，它既要从教师与学生的实际出发，又要考虑到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，而我们机械地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，又把它凝结成为一个固定的程式，于是流弊就很明显了。今天看来，这是一个教训；但更大的教训，是我们未加研究，就匆匆地全面采用，又未加分析总结，就匆匆地全盘否定。采用是由于政治原因，否定也是由于政治原因。教育上的轻举妄动，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这种苦头，我们确实吃了不少。

从一九五七年开始，政治运动便此起彼伏地不断兴起。而每次运动，语文教学又都首当其冲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，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。当时极为强调的是突出政治、解放思想。各省竞相编写突出政治的教材，教师又竞相自创突出政治的教法。有人到田头去讲亩产万斤的报道，有人到工厂去讲表现工人干劲冲天的课文。在讲课文时，又无中生有地深挖思想，牵强附会地拔高形象，脱离实际地抒发狂想；连字词教学也要解放思想、突出政治。有人讲儿童的“童”，说上面是儿童要树雄心立大志的“立”，下面是“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”的“里”。立异标新，花样繁多。这样教学的结果，是既丢了语文也丢了政治，得到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。

一九六〇年以后，全国总结经验教训，语文教学总结了过去的教训，提出了“加强基础，提高能力”的正确主张。于是出现了一种“解字说文”式的教学法。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，有优点，但不完善。有些教师从初一到高三，都孤立地烦琐地讲字义、字音、字形，讲笔划，讲同音字和反义词，讲句的语法结构，分析句子成分。讲字太多，讲内容太少。有人讲《陈涉世家》中的“陈涉瓮牖绳枢之子”一句时，讲了“瓮”，讲了“牖”，讲了“绳”，讲了“枢”，还讲了几个学小篆的写法，就是不讲这说明陈涉出身穷苦之家，他领导的是伟大的农民革命。

我们感到一九六〇年后的教学方法，虽然还有缺点，但缺点是可以改进的。只要允许总结、试验是不难探索出较好的教学方法来。可惜，正在语文教学工作者们热情改进的时候，扫荡一切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

十年内乱期间是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黑白颠倒，是非混淆。谁的贡献越多，谁受的打击越大。语文教学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：教师被批判了，教材被取消了，教法被否定了。“大革命的语文教学法”是随心所欲的解释，毫无道理的引申，不着边际的联系，强词夺理的诡辩。一切都要突出路线。有的教师教“甜”字他不直说糖是“甜”的，先讲“忆苦思甜”，再从“忆苦思甜”引到“忆苦思权”因为无‘权’就无‘甜’，而‘权’是从路线得来的，又讲忆苦思‘线’，他的逻辑是没有‘路线’就没有‘权’，没有‘权’就没有‘甜’。这样的教学，用心良苦，而收效实微。讲古代作品用两分法：一是儒家，一是法家。儒家都是反动的，法家都是进步的。因而‘苛政猛于蛇’是法家进步思想，‘苛政猛于虎’是儒家反动思想。这样教出的学生，能懂是非，辨黑白吗？说起来是可笑的，想起来是可哀的，发展下去是可怕的。

教学法课是一门新课，“门衰祚薄”，基础不厚。三十多年来，教学法教师虽筚路蓝缕，惨淡经营，但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变变改改，高师教学法课又开开停停，这样几番折腾的结果，是老教师纷纷转业，新教师裹足怕来。到一九七八年教育部组织编写语文教学法教材时，有人统计从五十年代坚持教下来的老年教师，全国已不超过十人。真是园地荒芜，人员寥落，很象《桃花扇》中写的“残军留废垒，瘦马卧空壕”那样荒凉，残败。一个与一亿以上中学生学习有重大关系，开设了三十多年的重要课程，竟要重组队伍，重编教材。用古人的话说，真是叫人痛哭，流涕，长叹息的！

## 2. 光明的前程

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国家出现了新气象。知识受到重视，教育受到重视；要提高教育质量，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研究，自然要受到重视。一九七八年秋教育部组织十二所高师院校中文系编写《中学语文教学法》教材，一九八〇年正式出版。教材尽管还不完善，但这在教学法史上是一件应该记录的情事。因为它是解放后第一本可供高师中文系使用的教学法教材。由于这本教材的编写，鼓舞了教学法教师的积极性，不少新编教材，相继出版。通过这次教材编写，还起了交流学术，组织队伍的作用。在编写教材的基础上，成立了全国性的教学法研究会组织。组织起来有力量，改变了过去那种分散奋斗，各自琢磨的作法。哀兵必胜，否极泰来，研究会正在起着十分良好的作用。

更让我们受到鼓舞的是党的十二大把发展教育作为重要战略措施。教育将象交通、能源一样被重视起来。一个发展教育文化的高潮，正在兴起。而开展教育理论的研究、教学方法的探讨，是推动教育发展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。没有理论的指针，没有方法的辅翼，教育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和影响。

新的形势对教育理论、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，摆在教学法工作者面前的任务，就是快速地提高质量，更好地为培养四化人才服务。

提高教学法研究的质量，有许多工作要作，目前的重点应该放在下面的几点上。

第一，要宣传教学方法的作用。

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，讨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，讨论语文教材的编写。但对教学方法的作用，宣传讨论却是很不够的。现在到了应该重视的时候了。

马克思是重视方法的。德国艺术家 莱辛说：“上帝如果一只手拿着现成的真理，一只手拿着寻求真理的方法，我宁愿选择寻求